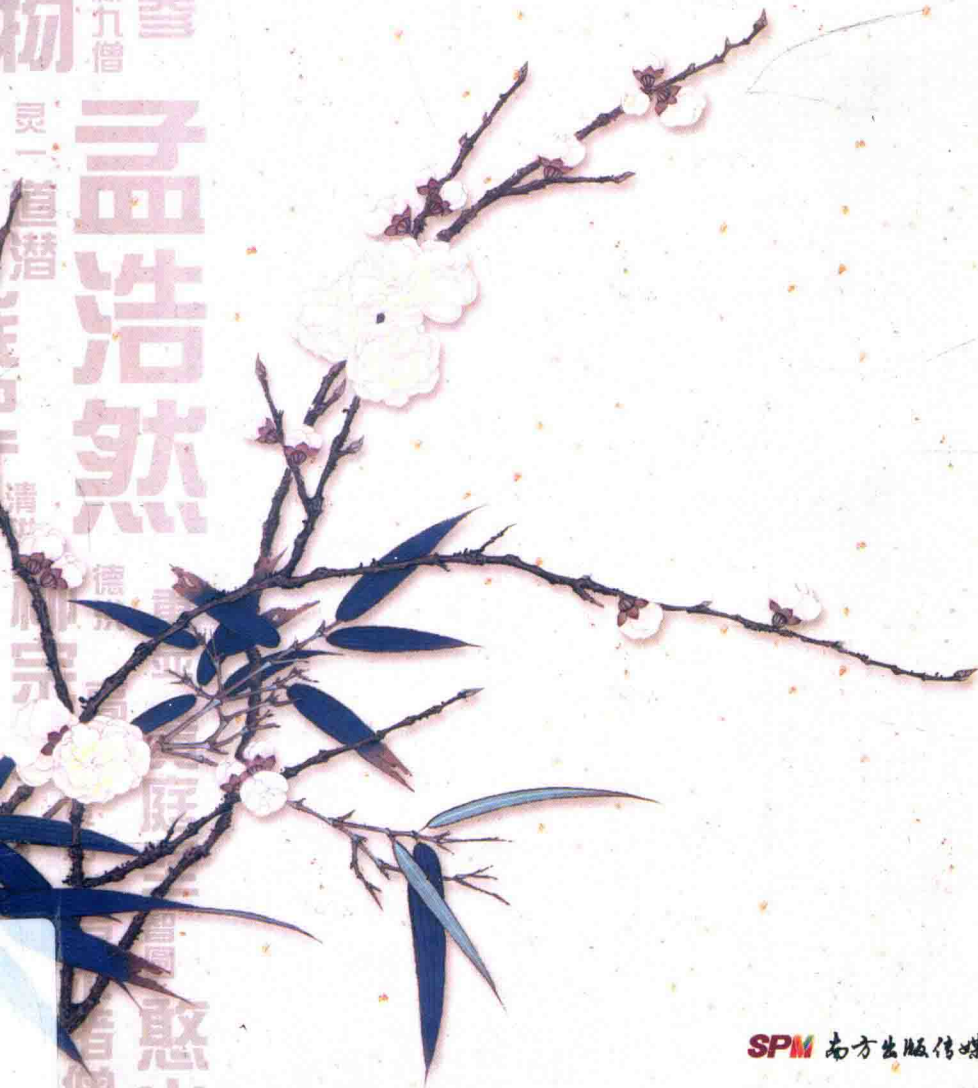


诗情禅意

——诗与禅之关系研究

卢忠仁 著

王维 长卿
贾岛
寒山
王安石
延寿
岁暮
孟浩然
灵一
僧
清
宗
庭
僧
山



诗情禅意

——诗与禅之关系研究

卢忠仁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诗情禅意：诗与禅之关系研究 / 卢忠仁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360-7833-8

I. ①诗… II. ①卢… III. ①诗歌—关系—禅宗—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5496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夏显夫

技术编辑：陈诗泳

封面设计：李玉玺

-
- 书 名 诗情禅意——诗与禅之关系研究
SHIQING CHANYI——SHIYUCHAN ZHI GUANXI YANJIU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 印 张 26.25
- 字 数 600,000字
-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6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代题记：

诗为禅客添花锦，
禅是诗家切玉刀。

——元好问：《答俊书记学诗》



前 言

笔者喜欢诗词，尤其是喜欢佛、禅诗词。晚明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的《潘庚生馆同诸公得钱字》一诗中有这样的名句：“每于诗外旨，悟得句中禅。”我心有同感。近三十年来，我读了晋代至民国的大部分佛、禅诗词，对诗词中写的佛理禅思，特别是诗词中表现的禅境、禅意、禅情、禅味、禅韵……我真是沉醉又神往。

在读佛、禅诗词的过程中自然对诗与禅的关系有所思考，思考的结果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拙著。诗与禅的关系已有多位专家、名家著书、著文做过研究，如李泽厚先生的《华夏美学》、孙昌武先生的《禅思与诗情》、周裕锴先生的《中国禅宗与诗歌》、王树海先生的《禅魄与诗魂》、马奔腾先生的《禅境与诗境》、张煜先生的《心性与诗禅》……我认真学习和研究了这些著作，还阅读了报刊上大量有关论文，受到很大教益和启发。在本书的写作中参考了这些论著的部分内容。

本书的写作有别于一般的学术著作。笔者认为，与其抽象化、概念化地议论，还不如以古人的作品为蓝本，做点深入评赏和分析，更能见出原作的味道，更能见出诗人、诗僧的诗情禅意。所以本书除了第一章：《诗与禅》、第二章：《诗家的禅意》、第三章：《禅家的诗情》以外，以下各章都是对历史上的近禅诗人和诗僧的诗作中的诗情禅意做的评析，书中评赏分析了王维、孟浩然、杜甫、刘长卿、岑参、韦应物、钱起、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贾岛、寒山、皎然、灵一、无可、贯休、齐己、唐末诸僧、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延寿、重显、宋初九僧、智圆、道潜、德洪、清珙、明本、高启、袁宏道、紫柏、憨山、敬安、弘一、曼殊等多位近禅诗人和诗僧的大量作品，对他们作品中的诗情禅意做了分析评赏。笔者这样的写法，也许有人认为不符合所谓的学术规范，但我认为以诗人的作品为主评析其诗情禅意，更能点到“穴位”，也更生动一些，避免了玄虚、空洞、抽象、干瘪、枯燥、乏味的弊端。笔者的这种尝试，是耶？非耶？任人评说。附编是《古诗中的僧人》《古诗中的寺院》，这两篇较长的文章也可以帮助我们从事某种特定的角度理解诗情禅意问题，故附录于后。另：文中注释一律采用夹注。原因有二：一是注释太多、太长，不宜采用脚注、文末注等形式。二是笔者认为夹注更有利于读者阅读，省得到页末、章末去对照引文。

目 CONTENTS

前言	001
第一章：诗与禅	001
第二章：诗家的禅意	010
第三章：禅家的诗情	035
第四章：王维的诗情禅意	053
第五章：刘长卿的诗情禅意	067
第六章：孟浩然、杜甫的诗情禅意	079
第七章：岑参的诗情禅意	092
第八章：韦应物的诗情禅意	102
第九章：钱起的诗情禅意	116
第十章：柳宗元、刘禹锡的诗情禅意	125
第十一章：白居易的诗情禅意	138
第十二章：贾岛的诗情禅意	146
第十三章：寒山的诗情禅意	162
第十四章：皎然的诗情禅意	177
第十五章：灵一、无可的诗情禅意	192
第十六章：贯休的诗情禅意	201

第十七章：齐己的诗情禅意	216
第十八章：唐代若干僧人的诗情禅意	229
第十九章：王安石、黄庭坚的诗情禅意	246
第二十章：苏轼的诗情禅意	260
第二十一章：延寿、重显的诗情禅意	270
第二十二章：宋初九僧中部分僧人的诗情禅意	279
第二十三章：智圆的诗情禅意	287
第二十四章：道潜、德洪的诗情禅意	300
第二十五章：清珙、明本的诗情禅意	317
第二十六章：高启、袁宏道的诗情禅意	332
第二十七章：紫柏、憨山的诗情禅意	349
第二十八章：敬安、弘一、曼殊的诗情禅意	366
附编	
第二十九章：古诗中的寺院	376
第三十章：古诗中的僧人	391
主要引用书目	410
后记	411

第一章：诗与禅

诗与禅的关系，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禅宗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诗禅相通、诗禅相融，是诗家和禅家的共识。那么，诗禅相通、诗禅相融的关极点、契合点是什么？是“悟”，是“妙悟”。本章试就这些问题做点具体分析。

一、诗与禅的关系

在讨论问题之前，先对“诗”和“禅”两个概念做点简要说明。“诗”，是文学体裁的一种，是一种通过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表达感情的文学体裁。诗从形式上讲是有节奏、有韵律、语言精练、表达形象生动。诗从内容上讲，必须有充沛的思想感情，有鲜明的形象，有丰富的意象，有深远的意境，有深邃的意蕴。从思维类型看，是诗的思维，是形象思维、灵感思维、意象思维、直觉思维等多种思维融合的一种诗性思维。诗和禅一样需要悟，悟才能写出好诗。换句话说，写诗必须有灵感和悟性。宗密说：“禅是天竺语，俱云禅那，中华翻为‘思维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称为禅那。”并说：“此性是禅之本源，故我禅源。”（宗密：《禅源诸论集》卷1）禅宗六祖慧能在禅宗经典《坛经》中说：“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宗密和慧能对禅的界定和说明告诉我们，禅的本义即静虑、静思，也就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深深地、静静地沉思。用日本人金田一京的话说就是：“宁静的思索，净澈其心宇，去探索真理。”（日本《国语辞典》）禅宗思想的核心是三个字：“空”“静”“净”。禅修，遵循“戒”“定”“慧”三学，注重定、慧双修。

历史上关于诗禅相通的论述很多。这些论述包括以禅喻诗、以禅寓诗、以禅入诗、以禅品诗等，归结起来就是以禅悟诗。一些僧人、诗人、诗论家、美学家逐步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诗禅相通现象。释子发现诗通禅，诗人发现禅通诗。这种现象用元代元好问的诗句表达就是：“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答俊书记学诗》，见《全元诗》第2卷第225页。中华书局版）用今人朱良志先生的话说就是：“诗家禅心境，禅家诗心情。”（《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第14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五代徐寅说：“夫诗者，儒中之禅也。”（《诗学指南》卷4）北宋大诗人苏轼在诗中写道：“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愁侵砚滴初含冻，喜入灯花欲斗妍。”（《夜值玉堂……》）北宋李之仪说：“说禅作诗，本无差别。”（《姑溪居士后集》）曾季狸说：“后山论诗说

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楬，要知非悟入不可。”（《艇斋诗话》）吴可说：“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藏海诗话》）宋代陈师道说：作诗“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法在人，故必学；巧在已，故必悟”。（转引自成复旺主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第23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以禅喻诗论中，影响最大的是南宋严羽，他说：“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末者。”（《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又说：“论诗如论禅……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诗独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沧浪诗话·诗辨》）严羽直探诗禅相通的理窟，指出了诗禅相通的关键点、联结点“悟”、“妙悟”。（关于严羽“妙悟说”，在下面将做进一步论述，这里暂不多论及。）徐增说得更绝对：“作诗除却参禅，更无别法也。”（《而庵说唐诗》）严羽之后，明、清论诗禅相通以及“诗悟”的代不乏人。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非悟无以入其妙”，“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胡应麟说：“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诗薮》）汤显祖说：“诗乎，机与禅言通，趣与游道合。”（《玉茗堂文之四·如兰一序集》）都穆在《南濠诗话》中盛赞严羽：“严沧浪谓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此最为的论。”明人谢榛说：“诗经由悟入，愈入愈深妙。”“诗家禅机悟同而道别。”任运昌说：“诗与禅通，禅从悟入，拈花微笑，当下即证圣果。诗亦从悟入。”清初人陈宏绪说：“禅以妙悟为主，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诗亦如之，此其相类而合者也。”（《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集）王士禛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惘川绝句，字字入禅。其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通其解者，可语上乘。”（《带经堂诗话》）方恒泰说：“禅家诗家各诂三昧真传，谈禅者每目诗为绮语，工诗者又以禅为哑羊。其实就诗谈禅禅入妙，即禅论诗诗可通也。四始六义，其如来禅乎？汉魏六朝，其祖师禅乎？初盛中晚代变新声，其诸方禅乎？临济广博，工部似之；云门高远，谪仙似之；曹洞缜密，右丞似之。他如法眼、汾仰分流别派，亦尤苏、陆诸家鼎峙门庭，各建宗旨耳。”（《橡坪诗话》卷7，道光刊本）关于禅在诗歌创作中的意义，近人饶宗颐先生曾精当地概括为：“以妙悟孕育其诗心，以活句培养其诗法，以最上乘致其诗品之高，以透澈玲珑构其诗境之瓊。”（饶宗颐《中国古代文学之比较研究》，《中国文学报》第32辑，1980年版）……总之，古今许多人认为，诗禅相通，而诗禅相通的关键或节点就是“悟”。我们这里暂不讨论诗禅相通的这一全部问题，只探讨“禅悟”与“诗悟”的相通问题。

历史上还有许多诗人在诗中表达诗禅相通的诗句。表现诗禅相通的诗，早可追溯到南朝的谢灵运。谢灵运在《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一诗中写道：“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这是较早谈论诗悟的诗。唐代诗人戴叔伦写道：“律仪通外学，诗思入禅关。烟景随缘到，风姿与道闲。”（《送道度上人游方》）这简直就是禅诗了。唐代诗人皎然写道：“爱君诗思动禅心，使我休吟待鹤吟。”（《酬张明府》）唐代诗人齐己在诗中写道：“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寄郑谷郎中》）唐代喻凫在诗中写道：“诗言与禅味，语默此皆清。”（《冬日题无可上人》）吴可一连写了三首参禅学诗的诗。他在诗中写道：“学诗浑似学

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学诗诗》一）“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学诗诗》二）“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学诗诗》三）吴可第一首说学诗要像修禅一样长期参修，最后达到诗悟。第二首说学诗要跳出前人窠臼，要有独到诗悟，有自家面目。第三首说作诗要像谢灵运那样，写出“清水出芙蓉”般的自然清丽的诗句。北宋诗人张扩在诗中写道：“说诗如说禅，妙处要悬解。”（《括苍官舍夏日杂书五首》之五）北宋诗人程俱在诗中写道：“谈诗如谈禅，练性如练墨。”（《晁无斡将之……》）龚相写道：“学诗浑似学参禅，语可安排意莫传。会意即超声律外，不须炼石补青天。”（《学诗诗》）他还写道：“学诗浑似学参禅，几许搜肠觅句联。欲识少陵奇绝处，初无言句与人传。”（《学诗诗》）宋代诗人曾几在诗中写道：“学诗如参禅，慎无参死句。”（《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宋代诗人吕本中在诗中写道：“穷巷无人对雪，小诗自可逃禅。”（《雪》）宋代诗人李衡在诗中写道：“学诗如参禅，初不在言句。……学诗如参禅，无舍也无取……”（《赠学者》）南宋陆游在诗中写道：“学诗大略似参禅，且下功夫二十年。”（《赠王伯长主簿》）南宋诗人张汝勤在诗中写道：“学诗入学禅，所贵在观妙。肺肝剧雕镂，乃自凿其窍……”（《戏徐观室》）宋人还有这样的说法：“诗不入禅意必浅，画无禅意境必俗。”明代游潜在诗中写道：“学诗浑似学参禅，妙处难于口舌传。”（《梦蕉诗话》卷上，载《明诗话全编》第2册，第1518页）明代谢榛在诗中写道：“茅堂延坐起茶烟，自信诗家半入禅。”（《彻上人见过值雪》）明代僧人普荷有这样的名言：“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禅俨然。”……总之，古今许多人认为，诗禅相通，而诗禅相通的关楔和节点就是“悟”。

二、诗禅相通的关楔点是“悟”

“悟”，是一个中国哲学范畴，又是一个佛学、禅学范畴，还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悟”是一种认识、一种思维、一种心理体验，又是一种心理状态。作为美学范畴的“悟”，是审美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审美体验的特殊状态，是一种豁然开朗、顿然觉晓，直契美的真谛的审美认识、体验、状态。一句话，作为美学范畴的“悟”就是审美直觉和灵知。诗禅相通的关楔点即焦点是“悟”，下面我们先从“原悟”说起。

（一）原悟

“悟”，《说文解字》曰：“悟，觉也。”又云：“觉，寤也。”又云：“寐觉而有信曰寤。”“悟”的本意是指生理上的觉醒，指沉睡而后醒。《尚书·顾命》：“天降疾殒，弗兴弗悟。”意为病重将不再醒来。《诗·关雎》：“寤寐求之。”“寤”指醒时，“寐”指睡时。后来，“悟”由生理上的觉醒引申为心理上的觉解。《声类》云：“悟，心解也。”《黄帝内经·素问·八证神明论》：“慧然独悟。”注：“悟犹了达也。”如屈原《离骚》中有“哲王又不悟”。司马相如《长门赋》序曰“相如为文以悟主上”，“悟”为使主上醒悟之义。同时，在战国时代，“悟”已开始引申为哲学认识论的认识、觉悟之义。《庄子·田子方》云：“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这里的“悟”指认识、晓悟、明了。《庄子·缮性》

中的“能体纯素”的“体”也相当于悟。成玄英《疏》云：“体，悟解也。妙契纯素之理，所在皆真道也。”《荀子·成相》：“不觉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孔子家语》云：“鲁君曰：微夫子，寡人无由自悟也。”陶渊明《归去来辞》有“悟以往之不谏”。嵇康《声无哀乐论》有“其所觉悟，唯哀而已”。晋代画家顾恺之谈绘画“以形写神”时也提到“悟”：“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历代名画记》卷5引）（以上论述参阅了张皓著：《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一书中的第十九章《原悟》一节）。孟浩然在《本阁新亭作》中写道：“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刘禹锡在《赠别尹素上人引》中说：“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陆桴亭在《思辩录辑要》卷3中说：“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这些论述中讲的“悟”都是醒觉、知晓、明了、认识、觉悟的意思，大多属于心理学和认识论范围内的含义，但“悟”已开始进入美学领域即审美思维领域。

魏晋之时，佛教开始在中土兴盛起来，大量佛教经典开始传入，僧人们在佛经翻译中大量使用“悟”字，一些僧人在著述、言谈中也多用“悟”字，他们借用中国的“悟”概念来表示对佛教教义、佛性、真如的接受和体验。《金刚般若经》中有“道由心悟”之说。《法华经·方便品》中有“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知见道故，出现于世”之说。晋代高僧支道林提出“悟群俗以妙道”，“言积而后悟”。（《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慧远说：“百虑所会，非一时之感；于是悟彻其诚，应深其信。”（《万佛影铭序》）慧皎《高僧传》中记录了不少释子开悟的实例，如：“（支遁）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昙戒）闻于法道讲《放光经》乃借衣一听，遂深悟佛理。”宋代赞宁在《高僧传》中也记载了一些释子开悟的例子。（菩提流志）“知外法之乖违，悟释门之渊默。”（慧朗）“本心悟佛知见。”陈末隋初的智顗说：“朗然大悟，觉知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名之为佛。”（《法华要义》）唐代慧能的《坛经》云：“一悟则知佛也。”唐代宗密在《禅源诸论集都序》中说：“就人有教授方便之顿渐，根性悟入之顿渐。”佛教中还有“藉教悟宗”“借教悟宗”之说……

魏晋之时，“悟”概念开始进入美学、文艺理论，唐、宋、元、明、清一直到当代，用“悟”概念说明文艺创作中的悟道、悟艺的论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包括诗论、词论、文论、画论、乐论、舞论、书论等评论领域。

不论是佛学中讲的“悟”，还是美学中讲的“悟”，在内涵上都没有脱离上述心理学、哲学认识论意义上悟的内涵。“悟”的基本内涵就是：通晓明白、心领神会、豁然开朗、茅塞顿开、洞见觉知、猛省猛察、灵机闪现。悟的状态类似于庄子讲的“朝彻”，海德格尔讲的“照亮”。悟既是一种心理状态，又是一种思维能力，还是一种认知方式，还是一种认识活动。“悟”的心理机制就是感知、情感、理解、联想、想象、灵感、直觉、通感、潜意识、显意识等多种心理活动融会整合在一起瞬间生成的一种认识或如佛家讲的“六根互用”而瞬间生成的认识，是个体体验的一种神秘飞跃。“悟”具有整体性、个体性、非逻辑性、突发性、瞬间性、超越性、飞跃性、不确定性、难以言传性等多种特征。

“悟”，包括禅悟和诗悟，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还是一个“灰箱”，还披着一层神秘面纱。特别是悟的心理机制、生理机制问题，基本上还是一个谜，揭开这个谜，有待科学的发展包括生理学、脑科学、心理学和禅学、美学研究的深入。但有两点是肯定的：1. 悟是一

种确实确实存在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现象。2. 诗禅相通的关楗点是“悟”。

（二）禅悟

“禅”即印度佛学中的“禅那”音译，意即“静虑”“思维修”，宁静安详的深思，也就是黑格尔说的“静静地沉思”。佛教中的“坐禅”“禅定”即由此义引申而来。自达摩东渡到东土以来，中国佛教史上形成了一个佛教宗派即禅宗，为东土佛教八种宗派之一，后发展成“五家七宗”。禅宗倡言“悟”即“禅悟”。

“禅悟”在佛教中是“觉”“三昧”“三菩提”的另一名称，是通过戒、定、慧三学获得对佛性、真如、终极本真、最高本质、永恒绝对宇宙本体的体认，是透彻之悟，是大彻大悟。从达摩初祖一直到神秀、六祖慧能到七祖神会以及以后的五家七宗，禅宗各派都主张“悟”。悟在禅宗那里，是根本法则，悟是禅宗终极话题，本分家业。宋代临济宗禅师圆悟克勤说：“以悟为则”，“先悟妙明真心”（《佛果克勤禅师心要》）。他的弟子大慧宗杲也明确指出“参禅要悟”。“禅无文字，须要悟始得，学道无他术，以悟为则。”（《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14、卷20）。在禅宗中，分为“渐悟”与“顿悟”两种。五祖弘忍以后，神秀主张“渐修得悟”的“渐悟”，是谓北宗。慧能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是谓南宗。自慧能始，南宗渐盛，顿悟大兴。不论“渐悟”“顿悟”，在主张“悟”这一点上，南、北宗又是一致的，不过是一“渐”一“顿”表明的悟的方式不同罢了。“欲求佛道，需悟此心”。日本铃木大拙说：“禅如果没有悟，就像太阳没有光和热一样。禅可以失去所有的文献、所有庙宇以及所有的行头，但是，只要其中有悟就会永远存在。”（《禅与生活》第4章）

禅宗北宗、南宗讲禅悟的分别在北宗讲“渐悟”，即一点点悟，一时时悟，今天悟一点，明天悟一点，最后达到总的悟，根本的悟。这似乎符合哲学上讲的量变达到质变的规律，但事实上“渐悟”是不成立的，因为“悟”即顿时明白，豁然开朗，茅塞顿开，刹那照亮、刹那直觉，是“一超直入如来地”。这是悟的本义，所以“悟”在本质上是“顿悟”。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讲的“渐悟”实际上是“渐修”，叫“渐修”更准确。“渐修”的过程即是“参”的过程（包括“饱参”“遍参”）。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主张“顿悟”。慧能说：“若起正真般若观，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坛经》）慧能主张“顿悟”，认为“悟”在刹那间是对的，但整部《坛经》在讲顿悟时似乎忽视了“渐修”，这是他的不足、缺憾。因为“顿悟”的基础是“渐修”，是“渐修”的突变、跃迁、飞跃，所以真正的“禅悟”过程是由渐修到顿悟的过程。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的状态和过程都是由量变到质变。“悟”、“禅悟”这些特殊的认识、思维、体验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

“禅悟”悟的内容、对象是真如、真境、佛性、佛果、佛法、正法眼藏第一义、绝对真理、宇宙的最高本质、世界的终极本体。是“一超直入如来地”。而禅宗认为这一切都在心中，是自性。禅宗说：“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识性见性，即悟大意”“直指心源，即心即佛”“我心自有佛性，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外何求佛？”……禅宗把西天的佛、偶像的佛变成了心中之佛。禅宗正如马克思讲的：“把人从外在的宗教解放出来，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所以禅宗又称之为“佛心

宗”“心宗”。因此，禅宗的悟是指向内心的、指向自性的，是明心见性，发明内心。悟即心悟，悟心中的佛性、佛法、真如、真理。从哲学角度看，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但它像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人类心灵、灵魂的奥秘。日本铃木大拙在《禅学入门》中说：“悟意味着打开因二元思维的混乱，迄今未曾认识的新的世界。”（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3页）

禅悟的心理机制除了具有一般悟的机制外，还有两个特殊点。一是由定发慧、由慧开悟，这类似于中国老庄哲学中讲的“心斋”“坐忘”“悬鉴”到“朝彻”的体验、认识过程。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多论著做论述，故这里不再多论及。二是触物、触景开悟，在外界某种物景的引诱、触发、刺激下忽然开悟、突然顿见，洞见真理。这就是因“机缘”而开悟。禅宗史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例证。这里我们举三个例子说明禅悟的某些特征。

例一是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悟道的故事。唐代福州灵云志勤禅师，初在汾山，因见桃花悟道，有偈：“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志勤禅师因桃花开悟，悟到了什么呢？听志勤上堂语：“且观四时花木、叶落华开，何况尘劫来。”“当处解脱，便是道场。中下痴愚，不能觉照，沈迷三界，流转生死。”僧问：“如何得出离生老病死？”师曰：“青山元不动，浮云任去来。”（《五灯会元》卷4）志勤禅师见桃花开悟，悟到什么？一是悟到春来花开，自然而然。二是从花开花落悟到生死流转。三是悟到生老病死，当处解脱。

例二是香岩智闲击竹得悟：香岩“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砾，击竹作声，猛然醒悟”，作颂：“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五灯会元》卷9）瓦砾碰击竹竿，发出清脆之声，这一声打破了寂静，又衬托出寂静。香岩从这一响声中悟出了宇宙绝对之静、永恒之静。香岩击竹使我们想起了日本芭蕉的俳句：“青蛙古池塘，跳入水中央，扑通一声响。”香岩击竹和日本芭蕉的俳句暗示的禅理有异曲同工之妙。

例三，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6记载一则某尼悟道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女尼从梅花中悟到了什么？一是悟到了春来花自开的自然之理。二是悟到春在枝头、春在身边。三是悟到了道在自身，道不远人。

（三）诗悟

禅靠悟，诗也要悟。中国传统诗法一直讲“言志”，或讲“缘情”，或讲“赋、比、兴”。佛学东传后，到隋、唐兴盛起来，佛教讲“悟”“觉悟”，唐代兴起的禅宗更是把“悟”作为自己的核心。一些僧人、诗人、诗论家、美学家逐步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诗禅相通现象。释子发现诗通禅，诗人发现禅通诗。诗禅相通，那么相通的关捩点、核心是什么呢？是“悟”。禅悟上面已做过分析，这里主要讲诗悟。

诗要靠悟，诗悟通禅悟，这方面历史上有很多论述。这里仅以一些诗人的诗句为例做点论述。表现诗悟与禅悟相同的诗，上面提到，早可追溯到南朝的谢灵运。到了宋代，以禅喻诗（以禅悟喻诗悟）之风达到高峰。这方面的诗很多，我在这里做一冗长引证，以便读者在研究中做参考。苏轼的好友李之仪在诗中写道：“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兼江洋瑛上

人……》)韩驹在诗中写道:“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来皆成章。”(《赠赵伯鱼》)韩驹这里提出了诗悟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要像参禅一样遍参诸方;二是要悟诗的“正法眼”,即诗道。龚相在诗中写道:“学诗浑似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学诗诗》)宋代诗人李处权在诗中写道:“学诗如学佛,教外别有传。室中要自悟,心地方廓然。悟了便须坐,壁下三十年。他时一瓣香,未可孤老禅。”(《戏赠巽老》)南宋诗人顾逢在是诗中写道:“禅向静中得,诗从悟中来。”(《赠白云》)他又在诗中写道:“觅句如禅定,君应入悟门。淡中真有味,空处妙难言。”(《题历竹溪诗稿》)南宋万俟卨在诗中写道:“禅向静中能妙觉,诗于闲处得冥搜。”(《送观书记住山》)宋代史弥宁在诗中写道:“诗家活法类禅机,悟处工夫谁得知。寻著这些关捩子,国风雅颂不难追。”(《诗禅》)宋代王铤在诗中写道:“学诗玄妙似参禅,又似凡人去学仙。吟得悟时皮骨换,一天风露响灵蝉。”(《题友人诗集》)戴复古在诗中写道:“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论诗十绝》)徐瑞在诗中写道:“文章有皮有骨髓,欲参此语如参禅。我从诸老得印可,妙处可悟不可传。”(《雪中夜坐杂咏》)明代谢榛说在诗中写道:“诗家超悟方入禅,画蛇添足何争先。”(《周子才见过谈诗》)……这些诗中都表达了这样一个道理,诗悟与禅悟有相似性、类似性、一致性、相通性。学诗和参禅都是先参后悟,禅通过“参”而悟禅道、佛道、佛性、真如,诗通过“参”(饱参、遍参、熟参)而悟诗道、诗意、诗境。

诗悟(广义包括各种艺术之悟)与禅悟到底有什么一致性、相同点呢?二者又有什么不同点呢?下面分别就此做点探索。首先说相同、相似之处。关于这一点,周裕锴先生在《中国禅宗与诗歌》一书第九章《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中将答案概括为四个方面: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语言表达的非逻辑性,肯定和表现主观心性。这里还是一般地论述诗禅相通的问题。下面笔者只谈“禅悟”与“诗悟”的相同、相似性。笔者认为,诗悟与禅悟相同、相似主要在一个“悟”字上,二者的相同、相似性表现为以下七个方面:①禅悟、诗悟都是人心的悟,发于同一本源之心。②悟的前提条件相似。都有一个渐修、渐参的工夫,就是前人讲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童蒙诗训》)都是思维在渐变基础上实现的突变,在渐修基础上实现的跃迁。禅悟是通过渐修达到顿悟,诗悟是由渐参(遍参、熟参、饱参)书、理、诗道等而达到一时的顿悟。③悟的心理机制相似甚至相同。都是直觉观照或者叫慧的直觉,其心理发生机制是由感知、情感、联想、想象、灵感、意识、潜意识……结合在一起,刹那瞬间生成的一种认识,像电光石火一样瞬间即逝的认识。④诗悟与禅悟都需要因定得境,因慧发悟。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一段话将此道理说得很深刻:“自古而降,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信禅林之藹蓊,而戒河之珠玑耳。”(《秋日过鸿举法师院便送归江陵》)不少诗人的诗句也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如南宋万俟卨在诗中写道:“禅向静中能妙觉,诗于闲处得冥搜。”(《送观书记住山》)这些诗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禅在静中禅定开悟,诗在静中冥搜得诗。⑤禅悟、诗悟要有一定的诱因、契机触发。禅悟要有某种外物引诱、刺激,或通过棒喝的撞击,或“看话”的触动,或“机锋”的启示等。这在禅家也叫机缘、见机、发机。而诗悟要靠直寻、感兴、触景,靠某种事物触发。“非悟无以入其妙,诗待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谢

榛《四溟诗话》》(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悟书道、怀素观夏云悟书道等,也是这个道理)⑥诗悟与禅悟特征相似,都具有突发性、非逻辑性、神秘性、不可言说性、超越性(超功利性)的特点。⑦从根本上说诗悟和禅悟的终极指向也是相通的。诗的最深意境、最高指向是世界的本质、宇宙的本体、社会的真际、人生的真谛、最高的美……禅悟的指向是佛性、佛道、法性、真如……亦即宇宙、世界的真际、实相。……总之诗悟和禅悟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

诗悟与禅悟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诗悟与禅悟的内容不同。诗悟所悟的内容是诗道、诗意、诗境。禅悟所悟的内容是佛性、真如、禅理,禅家讲的无上菩提。第二,诗悟主情,充满浓烈情感,是“情满于山,意溢于海”。而禅悟主性,禅悟中情感很淡,甚至无情,往往呈现空静枯寂状态。这就是清人陈宏绪说的“诗以道性情,而禅则期于见性而忘情”(《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集)的情形。

上面我们分析了诗禅相通,得出结论:“通”的交点、节点是一个“悟”字。我们又分析了诗悟与禅悟的相同之处和差异之处。现在我们可以对诗悟的内涵及特征做一个规定了。诗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广义包括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之悟。二是诗的欣赏之悟。创作之悟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特殊的思维活动,它是在“直寻”“神会”的基础上的“灵感爆发”。(参见皮朝纲著:《禅宗美学史稿》第251页,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诗悟的内容是刹那间悟到的诗道和诗的意境和灵句。诗的欣赏之悟指主体读诗、参诗(广义的指一切艺术)中刹那间领略到的诗道、诗意、诗境、诗美。诗悟具有以下一些特征:突发性、灵动性、活跃性、愉悦性、情感性、超越性、非逻辑性、不可言说性。

(四) 妙悟

“妙悟”原本也是一个佛学概念。《涅槃·无名论》中说:“玄道在于妙语,妙语在于即真。”僧肇提出“妙悟自然”(《出三藏记集》卷9)之说。天台智顗说:“诵文者守株,情通者妙悟。”(《摩诃止观》卷10)《无门关》中说:“参禅须透祖师关,妙悟要穷心路绝。”“妙悟”经唐人拈出,运用到审美和文艺领域,遂成为一个美学概念。唐代王维说:“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画学秘诀》)张彦远:“凝神遐思,妙悟自然。”(《历代名画记》卷2)北宋郭若虚也在画论中以“灵心妙悟”称人。把妙悟论推向顶峰的是南宋严羽,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论诗如论禅……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诗独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严羽的“妙悟”论在美学、文艺理论史上影响很大,受到很多人赞赏,同时承其遗绪,对妙悟说做出了多方面的论述。上面曾引证过的明代都穆在《南濠诗话》中盛赞严羽:“严沧浪谓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此最为的论。”清初陈宏绪说:“禅以妙悟为主,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诗亦如之,此其相类而合者也。”(《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集)清代王士禛说:“严沧浪《诗话》借禅喻诗,归于妙悟”,“皆发前人未发之秘”。(《带经堂诗话》)清代叶燮有“妙悟天开”(《原诗》)之说……

“妙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悟,或者说最高形态的悟。严羽说:“悟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沧浪诗话·诗辨》)这就是说悟有高低、深浅、一般

和美妙之分。“妙悟”就是“透彻之悟”。“妙悟”一词从构词和词义上说，是以“妙”饰“悟”，即以“妙”修饰“悟”。王弼《老子注》中说：“妙者，微之极也。”而《老子》中还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说。因此“妙”有“神”“微”“玄”“巧”等义涵，“妙”经常也被叫作“神妙”“微妙”“玄妙”“巧妙”等。用“妙”修饰“悟”而得的“妙悟”就是一种最高形态的悟，就是灵性闪现、慧觉顿明、妙得真契、天机灵心，就是透彻之悟。今人朱良志先生把“妙悟”规定为“慧的直觉”。（《大音希声——妙悟的审美考察》第345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也就是佛家讲的：“妙契谓妙悟也。”（吉藏《肇论疏》）“妙悟即契道。”（《大正藏》第45册）“妙悟”的特征除了具有上面分析的“悟”的五种特征外，还有一些更特殊的特征，即奇特性、新异性、灵慧性、透彻性、神秘性。

诗的妙悟与禅的妙悟各有自己的特点。禅的妙悟是透彻之悟，大彻大悟，悟到最高佛性，悟到第一义，悟到正法眼，悟到最上乘，妙悟时万法皆空，佛我同一、一片光明、一片朗照、一片空静，一片澄澈。妙悟者处于一种宇宙与心灵完全合一的境地。也就是诗僧说的：“妙悟有超越，旷观无古今。”（敬安：《雪窦妙高台宴坐有悟》）“妙悟区中要，幽通静里神。”（《赠沈子粹叟十六韵，即题其一角园诗集，兼以留别》）而诗的妙悟，是灵感爆发，慧心飞腾，灵光闪现，万象冥合、动触天真。诗的妙悟悟的是最高的诗道、最高的诗境，悟到的是最美的诗意、最美的文字，悟到的是最妙的诗句、最妙的神韵。悟者悟时物我两忘，如镜照神，视通万里，心骛八极。妙悟中得出的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严羽：《沧浪诗话》）透彻玲珑，空灵明澈。或如清代词论家沈祥龙说的：“如镜中花，如水中月，有神无迹，色相俱空，此惟在妙悟而已。”（《词论随笔》）清代诗人陈童子说：“灵境绝妄念，妙悟发新诗。”（《陈童子和诗》，见《八指头陀诗文集》第99页）把禅境和妙悟的关系说得很清楚了。

第二章：诗家的禅意

诗与禅的交融是不可分割的，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即诗家的禅意和禅家的诗情分别来论述。先说诗家的禅意。禅僧、诗僧及一些禅师的“诗情”在下面再详细论述。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特别是禅宗出现后，有许多文人、诗人就浸染了佛、禅精神，他们认为诗家要学佛参禅，写的诗要充满佛、禅精神，才是空静、高雅的诗篇；佛、禅家则要写诗，才能达到清静、高逸的境界。北宋大政治家、大诗人王安石在《和平甫招道光法师》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新句得公还有赖，古人诗字耻无僧。”明代“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在《善权和尚诗序》中说：“大要为僧不诗，则其为僧不清；士大夫不与诗僧游，则其为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与僧游以成其雅；而僧之为诗者，得操其权，以要取士大夫。”因此，历史上有很多诗人都是近禅诗人，而很多僧人则是诗僧。这里先单说近禅诗人在诗中表现的禅意。历史上大量的近禅诗人写下了大量的禅意盎然的诗歌。这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世界诗歌史上都是一个奇观。从南朝谢灵运开始，一直到近代，一千多年中出现了很多近禅的诗人，写下了数不清的禅诗和充满禅意的诗。继谢灵运之后，著名的近禅诗人如王维、孟浩然、杜甫、刘长卿、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常建、崔峒、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元好问、高启、谢榛、袁宏道、曹雪芹……无数诗人写下了大量的充满禅意的诗作。这些诗，诗中有禅、禅中有诗，禅意与诗情、诗情与禅意水乳交融，难解难分。

我们探讨诗家的禅意，首先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是禅意。宗密说：“禅是天竺语，俱云禅那，中华翻为‘思维修’，亦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也……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称为禅那。”（《禅源诸论集》卷1）慧能在《坛经》中说：“何名谓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为定。”慧能还有著名的禅宗的“三无”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定慧品第四》）。禅的根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字：“空”“静”“净”。禅修是“定”“慧”双修。禅的核心是一个字：“悟”（包括顿悟、渐悟）。悟什么？悟空、悟静、悟净。

谈诗家的禅意，除了解什么是禅外还要进一步了解禅境即禅的境界，因为禅意出自禅境。禅境如果用一些范畴表达是12个字：空、静、净、寂、清、幽、深、远、高、逸、淡、悟（当然还可以归纳出更多的境）。这些禅的境又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具体形态，如“空”表现为空无、空静、空寂、空旷、空灵……，“静”表现为幽静、清静、宁静、淡静、虚静……，“净”表现为纯净、洁净、干净、清静、素净……，“寂”表现为空寂、静寂、清寂、孤寂、